

特56

23

漢書評林

第十六本

第三十六卷

楚元王傳第六

第三十七卷

李布藥布田叔傳第七

第三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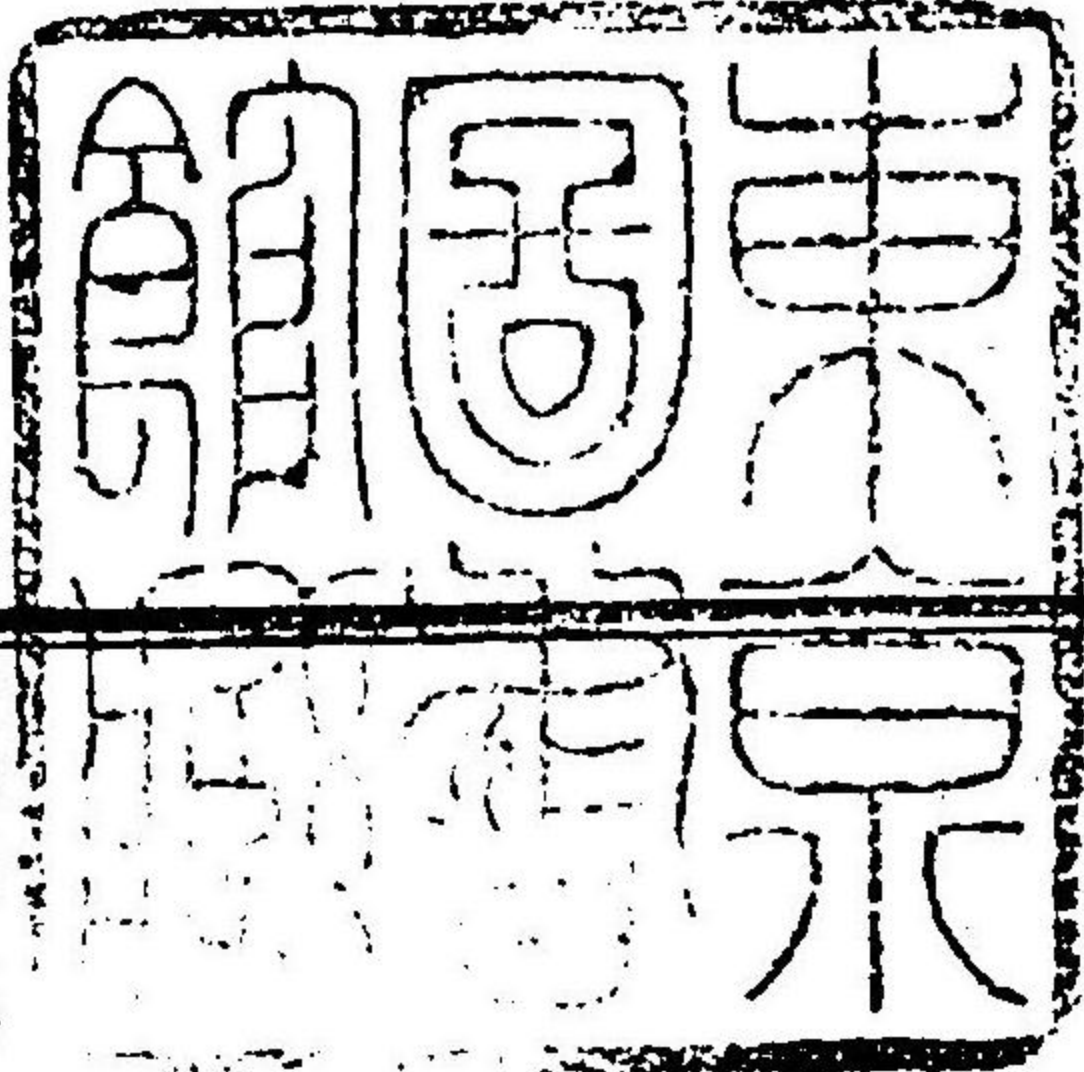
五高王傳第八

第三十九卷

蕭何曹參傳第九

第四十卷

張陳王周傳第十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六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楚元王傳第六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師古曰、言同父、知其異母、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服虔曰、白生魯國菴里人、浮丘伯秦時儒生、伯者孫

卿門人也。師古曰、孫卿姓荀、名况、為楚閻陵令、漢以避宣帝諱、改之曰孫、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

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師古曰、蚤古早字、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

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交與蕭曹等俱從高

祖見景駒。遇項梁。其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

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

與盧縮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從父兄劉賈

陸按此傳略本史記叙其世次而篇中以禮賢立案詳次申公等始末則班史所補云
又按首次穆生白生申公伏後敬禮申公等案

隆按將叙買與交並立為王忽暗埋劉買數別將句以著其功而以先有功也句結之下即頂一後字正與上先字相顧黃履翁曰楚元王傳謂空為丘是以意而釋也隆按此傳元王而并及諸王侯者以交與買同先立而仲肥適在交買之後伯子又在既封仲肥之後以故併入於此如輝聯而有序云

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為冢婦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晉二說其義得之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轅釜服虔曰轅音勞轅也師古曰以勺轅釜令為聲也轅音洛又音歷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絲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憂言其母憂羹釜也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為之解說若今詩毛氏傳也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師古曰次謂綴集之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師古曰辟非者猶辟邪辟兵之類也辟音壁文帝乃以宗正上

馮奉世曰文帝時元王子未嘗封爵至景帝乃封耳疑爵字衍云

王慎中曰退言元王敬禮申公輩以起下文四禮字相顧

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師古曰元王生子封爵皆與皇子同所以尊寵元王也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晉灼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高苑執為宛胸侯師古曰執古執字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師古曰耆讀曰嗜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甜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炎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

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縞縞謂拘

縛之也。謝光成曰：穆生識趣宏遠矣。申公明知王戊亡禮而不蚤見，幾見辱骨靡蓋亦剛虎之流耳。王恂曰：王戊待季父尚爾，待賢之禮可知。此穆生所以高蹈也。隆按：此傳歷以王紀年而此於三十一年下復云景帝之三年者，以有削書到句特為拈出，提省云。

靡之。應劭曰：詩云：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綴耳。晉說近之。而云：隨坐輕刑，非也。衣之赭衣，使杵臼確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確舂也。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師古曰：不吾與，言不與我同心。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臣瓚曰：疾母號太夫人。二十一年春景

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飢，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四年薨，子安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機也。母後人有天下。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

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

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

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

彊等四人。師古曰：辟，讀曰開，彊，讀曰疆，解在文紀。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以在京師，供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太夫

人薨，賜塋。師古曰：塋，冢地，謂為界域，塋音營。葬靈戶。師古曰：地名也。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

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師古曰：屬，文謂會綴文辭也。音之欲反，後皆類此。武帝時，以宗

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師古曰：論議每出宗室之上也。清靜少欲，常以書自

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

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

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

事。服虔曰：共，謀事也。師古曰：每事皆與參共知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師古曰：言諸呂專權，所以滅亡，今納宗室，是反其道，乃可免患也。光然之，廼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師古曰：於丞相

隆按：初，休侯一段接上太夫人奔京師句。黃震曰：富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彊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歎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有人心也哉。隆按：辟彊以下四傳皆班史所撰。又按：亦好讀詩句，本前傳元王好詩諸子亦讀詩來。又按：以宗室子二句為下文納宗室擇宗室張本。

命也。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

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

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

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師古曰老子德

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

遮德自言。師古曰公主之孫名譚。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師古曰無狀無

具待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師古曰望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師古曰承

乃以為受譴冤訴故云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師古曰

己意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

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

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師古

曰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轄轉家產過

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師古曰既以救貧昆弟又散供食飲之費。曰富民之怨也立十

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如淳曰律鑄偽黃金弄市也。德上書訟罪會薨大

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師古曰繆惡諡

也以其妄訟子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

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

向字子政。師古曰名向字子政錢則相配而近代學者讀向音餉既無別釋麻所據恐當依本字為勝也。本名更生年十二

以父德任為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為輦郎也。既冠以行修飾擢為諫大

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

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師古曰子僑官至光祿大夫見文志進對謂進見而對詔命也僑字或作嬌或作

寶苑祕書。師古曰鴻寶苑祕書竝道術篇名。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

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

用而字一帶下

淮南祕書一帶

此復詳言之兩

事上舉其綱至

黃金當伏法之

德傳向坐鑄偽

凌約言曰此即
黃金當伏法之
事上舉其綱至
此復詳言之兩
用而字一帶下
淮南祕書一帶

茅坤曰劉向當
刪入名臣列傳
斷不當附諸王

隆按常持老子
知足之計一句
是德傳綱領下
文不妻光女散
家財振貧乏正
知足處

王廷陳曰言侍
御史以為光望
不受女見實非
光望也下文光
聞而恨之正與
此相顧

下更生得書文

裁圓轉不窮

茅坤曰更生好

博而不知道故

有此

程敏政曰劉向

初以獻賦進喜

誦神仙方術嘗

亦言黃金可成

鑄作不眩下吏

欲死其兄陽城

疾以之獲免所

著洪範五行傳

最為舛駁使笑

子經世之微言

流為陰陽術家

之小技其于名

欲得罪非小

隆接年少二字

從上年十二既

冠來

王維慎曰四人

同心輔政句總

上

王慎中曰地震

不宜入此傳而

茲兩書之為下

文向上變事張

本也

隆按自必曰至

明矣是上變事

綱領下文只是

發明數句意

隆按此事不載

寬傳而於向傳

見之豈若泉所

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
師古曰尚方主巧作金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
銀之所若今之中尚署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
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服虔曰踰冬至春行寬大而減死罪如淳曰獄冬盡
當決竟而得踰冬復至後冬故或逢赦或得減死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師古曰
帥古曰服說也是也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心元
大殿北以感秘書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師古曰
日加官也百官公卿表云諸吏所加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
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得舉不法也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
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
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
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師古曰見於昴與卷舌
之間也卷舌俱免反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
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
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
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
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
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應劭曰
之周堪及向師古曰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
獨夫猶言匹夫也韓說諫曰師古曰說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
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師古曰賞謂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
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
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
所欲興官有詔問師古曰與謂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

隆接上文且往者以下應前必曰三句前弘恭以下應前春秋地靈二句而臣愚以為二句則總結二意而應之

洪適曰如章貢所勅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

隆接結望之前案

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自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為對辭也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師古曰幾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師古曰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直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師古曰剛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相廣五寸為一畝剛音工犬反況重以骨肉之親師古曰重二相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六剛而字或作剛其音同耳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師古曰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尚書禹作司空稷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秩宗鑿典樂龍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師古曰韶舞樂名擊籥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擊鐘鳴磬而百獸相率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師古曰言文來舞言感至和也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

樓昉曰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

林希元曰賈山告漢文借奏為喻劉向告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興衰而賦以詩又引春秋所書災異文法皆自左氏來其重厚博大猶有漢初氣象

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師古曰此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也於敬辭也穆美也肅敬也雍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盛也言文王有清淨之化敬

唐順之曰引詩書者當法此體

而且和光明著見故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也於讀曰鳥

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

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禘太祖之離詩也相助也辟百辟也公諸侯也言有此賓客以和而來至止而敬者乃助王祭

之人百辟與諸侯耳於是時天子則穆穆然禮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辟音璧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

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師古曰此魏說之篇記武王之詩也穰穰多也音人羊反又曰飴

我釐粢師古曰此思文之篇以後稷配天之詩也飴遺也言天遺此物也飴讀與貽同也音力之反又讀與來同音年釐粢麥也始自

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

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師古曰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良善也音人各爲不善其意乖離而相怨也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

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師古曰此小雅小晏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在位卿士歛歛然患其上訾訾然不供職各失臣節甚可哀痛而謀之善者則背違之不善之謀依而施用所以爲刺也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師古曰撓屈也下爲衆曲而自屈也撓音女教反勉彊以從王

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瞽瞍師古曰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也密勿猶勉勉從事也瞽瞍衆也當也言已勉勉行事不敢自陳勞苦實無罪辜而被讒譖嗷嗷然也音音故當

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

之亦孔之醜師古曰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朔日在辛卯日月交會而日見蝕陰侵於陽辛金日也

卯木辰也以卯侵金則臣侵君故甚惡也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微虧微也言彼月者當有虧耳而今此日乃復微也言君臣失道是爲災異故令人甚哀也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師古曰鞠告也言日月不用其常行之道以告凶災者由四方之國無政理不能用善人也天變見於上

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

岸爲谷溪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師古曰沸涌出也騰乘也冢山頂也卒盡也胡何也憯曾也懲父也言百

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每身失序谷異大矣誠可畏懼哀哉今人何爲曾莫創父也憯音千感反

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

非甚衆大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也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災也師古曰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也四月正陽之月故謂之正月繁多

也訛僞也孔甚也將大也此言王政乖舛陽月多霜害於生物故已必爲憂傷而衆庶之人其爲僞言以是爲非排斥賢儔禍甚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師古曰賢人在下不肖居上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

起

莫書卷三十六

劉向

七

作厲王奔彘

師古曰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變厲王厲王出奔彘彘晉地今晉州北永安縣是也

幽王見殺

師古曰平王周

所攻殺幽王于驪山下

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

師古曰平王周幽王之子

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

張晏曰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而春秋爲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

師古曰春秋公羊經

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諸侯譏繼卿繼卿非禮也又詩小雅節南山云尹氏太師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刺之也

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

師古曰謂從隱公元年至襄公十四年獲麟也隱公十一年

日食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申朔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癸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

年三月二十五日五月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丙申朔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也

山陵崩地

師古曰謂僖十四年八月辛卯山陵崩成五年夏梁山崩

地震五

師古曰謂文九年九月癸酉襄十六年八月辛卯

火災十四

師古曰桓十四年秋八月壬申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彗入于北斗昭十六年冬有彗于東方

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蜮短尾狐也鵠水鳥也蜚負蠃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

書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

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

師古曰僖三十三年經書冬何月也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

八月殺菽

師古曰謂定公元年十月限霜殺菽

雨雪霏霏失序相乘

師古曰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

水旱飢蠲蝻螟螽午並起

師古曰隱九年

大雷雨

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音于具反

震電庚辰大雨雪

莊六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皆是也

露古雷字也

雷雷之急者也音大丁反

水旱飢蠲蝻螟螽午並起

如淳曰蠲午猶雜沓也師古曰謂桓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七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

凡二也

凡二也隨下類也音丈爾反

彗星三見

師古曰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彗入于北斗昭十六年冬有彗于東方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師古曰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

石隕墜六鵠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

師古曰謂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五月六鵠退飛過宋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蜮短尾狐也鵠水鳥也蜚負蠃也鸛音五歷反蜮音域蜚音扶

書冥晦

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雨木冰

師古曰事在成十六年正月

年秋七月大水信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宣十年冬飢十五年冬嫁生飢襄二
十四年冬大饑桓五年秋魯信十五年八月魯文二年秋雨魯於宋八年冬魯宣六年八
月魯十三年秋十五年秋魯襄七年八月魯哀十二年十二月魯十三年九月魯十二月
魯隱五年九月魯螟八年九月魯莊六年秋魯螟皆是也魯卽螟也螟蟲之食苗心者也魯音
終螟 **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 師古曰謂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音冥 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
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圍人
率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下鬪賊公子武闞信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二十四年晉弑懷
公子高梁文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君頹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
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
君夷舉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
蒲襄七年鄭子驪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
剽二十九年閔弑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
元年楚公子圍問王疾繼而弑之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
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
乞弑其君荼十年齊 **七國五十一** 師古曰謂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
人弑悼公凡三十六 國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
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信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
滅黃十七年楚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麇三十
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
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鄆十七年
楚滅舒蓼襄六年莒人滅鄆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偃陽十三年取郟二十五年楚滅舒
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我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
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
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滅濮頃句楚滅權晉滅焦楊楚滅遺房申凡五十二

與德秀曰叙次
之法故不覺其
知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 師古曰謂桓十五年鄭伯突出
奔蔡襄十四年齊侯出奔齊昭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二十三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師古曰貿戎地名
年莒子庚與來奔之類是也 **伐其郊** 師古曰郊周邑也昭二十三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執
敗之蓋晉敗之也晉音莫侯反 **鄭傷桓王**

應劭曰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戎執其使** 師古曰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
射王中肩師古曰事在桓五年秋 **五大夫爭權**

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 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
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 **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應劭曰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鞅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
音工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 師古曰陵夷謂卑替也解在 **由此觀之和氣致**

衡反 **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

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 師古曰糅和
也音汝救反 **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
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關北關公車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 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
背午音五故反刺音來曷反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

又按今陛下以
下方歷言時事
唐順之曰此後
說得最反覆

陸接由此以下
數句結上文和
不和之祥異

意不可勝載。

師古曰言其經四天子也營謂回繞之

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師古曰將同心

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

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

師古曰輻湊言如車輻之歸於轂也

以終乖離之咎。

師古曰言讒佞之人毀譽得進則忠賢被斥日以乖離也

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

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

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

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

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

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

師古曰還謂收還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

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

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

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晁津消。

師古

曰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時也。麋麋盛也。見無雲也。晁日氣也。津辭也。言雨雪之盛。麋麋然。至於無雲。日氣始出。而雨雪皆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與善政。則賢者

升用。而小人誅滅矣。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音彼驩反。晁音乃見反。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流言相謗。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

今。孔子與季孟借仕於魯。

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魯桓公之後代執國權專公室也

李斯與叔孫俱

宦於秦。

師古曰叔孫者叔孫通也

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

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

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師古曰此指柏舟之詩也。言石性雖堅。尚

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

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

言號令如

林希元曰。列叔孫孔子可見未聞道。隆接治亂以下一結。上至是以群小又說起。

茅坤曰。句句打

茅坤曰。一一暗應前讀。隆接連衰周以下一結。上至原其所以又說起。樓昉曰。循詩人之所刺。句總括得盡。

唐順之曰。上多疑心。句一篇眼目。王整曰。此推本之論。唐順之曰。醇雅之文。

與德秀曰此言不和之狀

茅坤曰歐陽公朋黨論俱舉此

茅坤曰向之到此苦必直指黑白
與德秀曰此言不和之由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師古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師古曰：調古詔字。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

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音丁禮反。流言飛文，譁於民間。師古曰：譁，

謹也。譁音火瓜反。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此擗柏舟言仁而不遇之詩也。悄悄憂貌。愠怒也。小人成

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

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師古曰：此乾論也。五象辭也。言聖王正位，

臨三取萬方，則賢人君子皆來見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鄭氏曰：彙音謂彙類也。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師古曰：此泰卦初九爻辭，征行也。茹音汝據反。在上則引其類，在

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嘗嘗，

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

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而孔子有兩觀之誅。

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禮門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師古曰：尋其覽否泰之封。

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歷謂歷觀之，原謂思其本也。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

壞散險詖之聚。師古曰：險音日，詖音彼義反。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師古曰：舊解云：肺腑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腑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腑札附於大材木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

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

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

隆按至此方露出上封事主意

隆按今以陛下以下總承上文一一結應西京論事多如此

隆按班史不審主之納不納而唯曰恭顯見其書云云當時時事可概見已與德秀曰是年堪猛買捐之死

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顯倦倦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誦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

令按何邪一本作何也令按今且一本作今宜

患眾口之寤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

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斷斷恐嫉之意也斷音牛斤反

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

不可也臣見眾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

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且奈何興

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

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

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

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

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

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

帝賢之命而傅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師古曰淑善也茂美也論議正直秉心

有常發憤悃愾張晏曰悃愾也悃誠也愾也師古曰悃悃至誠也悃音口本反悃音平力反信有憂國之心以不

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伸也卒不克明往者眾

臣見異師古曰異災異也不務自脩漢惟其故而反掩昧說天託咎此人師古

曰掩不明也與暗同又音烏咸反朕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

變仍臻眾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

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

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

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

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

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顯幹尚書師古曰幹與管同音管主其事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

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音於今反顯誣譖猛令自

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譏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師古曰擿謂指發之

也音吐歷反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師古曰興謂此喻也音許證反遂廢十餘年成帝即

隆按此兩結堪覆前案隆按向傳詳次望之堪猛事以四人同心輔政之故

邵賈曰天人之
應感不可以易
言也劉向之為
五行傳也何適
易易如此其究
也子欲易名以
應識蓋無足怪
者矣

茅坤曰西京第
一書疏
林希元曰陳厚
非首言國家無
常之理意易世
之後終不能保
以見其無益此
用憲深遠矣中
言古今聖帝明
王賢君智士薄

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
領護三輔都水蘇林曰三輔多漚澗渠悉主之故言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

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兄弟七人
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

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向見尚
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

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
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

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
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師古曰下繫辭故賢聖之
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為三統也王

康曰天地人之始也張晏曰一曰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一曰地統
謂殷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

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師古曰此大雅文王之篇殷士殷之卿士也膚美也敏疾也裸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

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
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

德為効師古曰効謂徵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前服虔曰前側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廟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意悽愴

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閒應劭曰斷斬也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

葬之得以為勸
有言與秦昏主
暴君厚葬之害
以為戒其言必
勞喻遠引不為
簡捷直致所以
字化人主使浸
注滋潤入其言
而不覺也可謂
善于立言善于
告君矣人臣進
言于君當以為
法
唐順之曰論山
陵廼以此起議
論自是奇偉
林希元曰用堯
舜禹湯發明前
面美聖之君與
孔子論詩等意
林希元曰此又
用高祖定都一
事發明前富貴
無常意
隆按孔子所謂
句結應前
林希元曰此用
漢文事漸入題
矣
茅坤曰此後言
薄葬之得

林希元曰夫死者二句即上面自古及今二句意

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

師古曰。有可欲。謂多藏金玉而厚葬之。人皆欲發取之。是有間隙也。無可欲。謂不置器備而薄葬。人無欲攻掘取之。故無憂感也。銅謂鑄塞也。云銅南山者。取其深大。假為喻也。銅音固。

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師古曰。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不封。謂不聚土為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衣音於既反。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

山。師古曰。山在上郡陽周縣。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晉灼曰。丘壘冢墳也。舜葬蒼梧。一

妃不從。師古曰。二妃堯之二女。禹葬會稽。不改其列。鄭氏曰。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如淳曰。列。隴也。墨子曰。禹葬會稽之山。既葬。收餘壤其上。壙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晉灼曰。列。肆也。淮南子云。舜葬蒼梧。不變其肆。言不煩於民也。師古曰。鄭說是也。淮南所云。不變其肆。肆者。故也。言山川田畝皆如故耳。非別義也。晉氏失之。

殷湯無葬處。師古曰。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李奇曰。在岐州之間。西於豐三十里。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畢。陌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

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櫛里

子葬於武庫。文穎曰。秦惠王異母弟也。師古曰。櫛。里子且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上也。

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達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

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師古曰。防。魯邑名也。音扶方反。稱

古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掘穴也。墳。謂積土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師古曰。東西南北。言周遊以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故墓須表識。音式志反。

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師古曰。事見禮記。

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師古曰。二邑並在泰山。其子死於其間。穿不及泉。歛以

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孟康曰。隱。藏之材。可見而已。臣瓚曰。謂人立可隱。肘也。師古曰。瓚。說是也。隱。音於斬反。

而號曰。師古曰。號。謂哭而且言也。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

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師古曰。事亦見禮記。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師古曰。弟弟者。言弟能順理也。上弟音徒計反。

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

槨。仲尼曰。不如速朽。李奇曰。宋桓。繼為石槨者。秦。故激以此言。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

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

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師古曰。嚴。襄者。謂莊襄。卽始皇父也。皆

厚葬之失。

隆按故仲尼以下又一鎖上至宋桓以下又舉仲尼譏司馬呂不韋作春秋之言明之
林希元曰曾字指仲尼呂不韋二事
茅坤曰此後言厚葬之失

大作丘隴多其瘞藏

師古曰瘞埋也音于例反

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於驪山之阿

師古曰阿謂山曲也

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

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

李奇曰壙中為游戲之觀師古曰多累石作槨於壙中以為離宮別館也

人膏為燈

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孟康曰作機發水人之屬蓋其功變也音

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

灼曰始皇本紀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輒射之又言工匠為機咸皆知之已下閉羨門皆殺工匠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

師古曰周章陳勝之將

項籍燔其

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賊者音在到反

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

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

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

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

美之斯干之詩是也

隆接德彌厚以下又一錄上至周德既衰以下復舉周穆者儉之事發明之

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隆接周宣如彼以下又一錄上至陛下即位以下始入題

再絕孟康曰謂子般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

舉周魯事先後倒置古人文字不發如此

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

孫衆多謂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也

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塼為高師古曰塼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

此宮無嗣故暗及

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師古曰卒讀曰倅功費大萬百餘

隆接周宣如彼以下又一錄上至陛下即位以下始入題

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

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

流離謂亡其居處也

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

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許多典故未只以此數句收拾

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

隆接陛下慈仁以下總結一篇之意而應之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林希元曰一篇文字遞遞援引

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

許多典故未只以此數句收拾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許多典故未只以此數句收拾

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許多典故未只以此數句收拾

結果意思殆盡所謂并言有萬鈞之執與文章宗匠手段唐順之曰步步有開鎖文字黃震曰山陵事可為萬世戒陳仁子曰劉向倦倦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后專變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之行至若昌陵一役可以專自斷制者而亦不之志向亦未嘗有他志噫始不思而終不怨向亦忠矣哉

唐順之曰此等文字為忠誠第一林希元曰此與前第一疏所言意同然前篇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酸鼻

隆按晉有六卿以下歷舉春秋操權者之害至春秋舉成敗數句一領上而以晉與孔子之言証也又曰上言春秋猶是遠者此引先秦漢初為喻則事益近而情益切矣

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樛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應劭曰。撫音規。舉之舉。師古曰。謂規度墓地。應音是也。章玄成傳及蕭望之傳。規撫音議。皆同。其字從木。以息眾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師古曰。趙皇后昭儀。衛婕妤也。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師古曰。孽。庶也。嬖。愛也。孽音必。計反。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

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應劭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師古曰。衎音口旦反。剽音匹照反。解在五行志。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竝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師古曰。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也。而汝也。言唯君得作威作福。臣下為之。則致凶害也。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臣瓚曰。政不由君。下及大夫也。上大夫即卿也。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鄭氏曰。皆昭王母之弟也。師古曰。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也。葉音式涉反。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二人者權重

陳仁子曰漢宗室之患無如劉

章劉氏則章力
護之王氏亦欲
危劉氏則向力
排之異時章得
誅諸呂向不得
誅諸王者何蓋
章之志得行而
有平勃以主其
盟向之無功不
幸而不遇勃也
隆接今王氏以
下纒入本題極
言王氏借貨論
唐順之曰叙得
激切

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
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鄭氏曰望夷秦宮名應劭曰秦二世齋於
望夷之宮閻樂以兵殺二世也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
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師古曰席猶因也兼南北軍之
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
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
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竝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
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尙書九
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
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
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師古曰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

唐順之曰曲盡
王氏所以篡漢
之故

隆接歷上古以
下一結上文至
物盛二句又引
起下文
令按綱目正誤
云先見屬上句
爲如字今從之
宋都曰微當作
微
茅坤曰本色揆
引
父曰非宗室不
能言
隆接今王氏以
下指王氏篡位
之微
茅坤曰有此一
着纔動主心
隆接向封事如
曰不獨一姓曰
果有不亡之國
曰降爲皂隸此
乃于國存時說
亡語而帝不以
爲過向不以爲
疑後世難及也
隆接孝宣以下
是所以全安主

師古曰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
擅誅滅故爲王氏諱而不言也
內有筦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
宗族磐互師古曰磐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

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

師古曰皇甫周卿士字也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穰侯
於朝時人刺之師古曰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

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臣瓚曰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師

古曰事具
在陸孟傳
仆柳起於上林師古曰其樹已死僭仆於地而更起生事亦具在陸孟傳而孝宣帝卽位今

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

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

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師古曰皂隸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也縱

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如淳曰內猶親也而
皇太后反外夫家也
孝宣皇帝帝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

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氏之策
一証
令按帝字與與
宜上下
唐順之曰不特
為漢忠謀雖為
王氏忠謀者亦
無以喻于向矣
林希元曰一言
而兩家俱安旨
哉言也
隆按外家之福
應上非皇太后
之福外內二字
結上內夫家外
父母家句

隆按照出向夜
觀星宿為下文
惡星變而上奏
起案
陳仁子曰甚矣
忠之難也杜欽
以日食地震分
各補姜谷永以
東萊黑龍分谷
同姓獨劉向王

真抗然歸咎王
氏故劉向死十
三年而後王氏
果於發漢嗚呼
忠矣而惜不能
多其忠於其子
也

隆按此以上較
言日食異常而
以易與孔子之
言結其為易姓
之變云

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

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

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

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

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

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

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

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師古曰，且令出外休息。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

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書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

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師古曰，雍，讀曰塞。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

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師古曰，敖，讀曰傲。周

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靈之詩。亦言

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

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師古曰，奇，居宜反。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二年比食。師古曰，比，頻也。

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

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師古曰，黃象辭也。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紂暴虐天下，故

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孟康曰，攝提，星名也。隨斗杓建十二月，歷不正，則失其所建，首時為孟，正月為陬。師古曰，陬，音子侯。

反，又音鄰。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

亡，辰星出於四孟。師古曰，四時之孟，月也，當見四也。太白經天而行。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

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當伏。張晏曰，雷當託雲，猶君之託臣也。二世不，枉矢夜

光。應劭曰，流星也，其射如矢，蛇行不正，故曰枉矢。流，以亂伐亂，蘇林曰，有聲為天狗，無聲為枉矢也。熒惑襲月。應劭曰，熒惑主內亂，

也。世。熒火燒宮。師古曰，熒，災也。野禽戲廷。張晏曰，野鳥入處，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師古曰，內，

也。長人

隆按此以上即秦異為証而以觀孔子二句結之

隆按觀秦漢以下總結一篇之意而應之至高宗以下則又勸其修德以消變云

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應劭曰：天王坐席也。流星大角，大角因伏不見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孟康曰：日月行交道之衝也。相薄而既也。京房所謂陰氣盛，薄奪日光者也。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李奇曰：流星也。下墜地為天狗。皆妖星。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師古曰：復，反也。事並見尚書高宗彤日及金縢篇，解在五行政。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師古曰：嚮，讀曰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猥，猥也。猥音懇，奸音干。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師古曰：炎，音弋，廢反。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師古曰：上，是

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以圖。孟康曰：佯，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師古曰：周

書洛誥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

間，指圖陳狀。師古曰：間，讀曰閑。上輒入之。師古曰：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

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

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

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

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

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居列大夫官。前後三

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

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

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

隆按向諸疏後皆有結構如曰恭顯見其書云云天子心知向忠精云云上其感向言云云雖不能盡用云云嘆息悲傷云云上輒入之云云味此數句班掾雖不言向之忠而其忠自見不言上之昏而其昏益彰矣良史哉

唐順之曰：向諸疏皆善敘事。隆按此段總一傳之結案。

隆按班掾書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此史家書法也。然則向其係漢安危哉。太史公書屈原卒而非滅子秦。班掾蓋本之云。

斯業師生而行
人禽者也故曰
有言者不必有
德
張邦奇曰後之
論者每以向歆
並稱若以歆能
繼其父之志行
然者然方歆於
其父所見各異
既以知其非善
繼人之志者矣
卒之阿附賊討
而於其父之道
不啻寇讎歆之
背父叛君其罪
可勝言哉及夫
春陵兵振禍將
剝膚乃復叛莽
而受戮此又不
必論者也

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
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
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語在藝文志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
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題也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
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師古曰湛讀曰沈父子
俱好古博見彊志師古曰志記也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
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師古曰七十子是孔子弟子也傳聞之與親
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
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置不與歆意

唐順之曰先敘
後辨
樓昉曰辨難攻
擊之體峻潔有
力
茅坤曰與禮之
之言世不易
林希元曰敘經
術廢與完闕之
端歷歷可見文
字典實峻潔無
一句浮詞冗語
又曰孔子愛道
以下敘六經所
由作及夫子沒
以下敘經術所
由廢

林希元曰至孝
文以下敘經術
自此興起

同故不肯立其學也
置對置辭以對也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二
代之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
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
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
之陳師古曰籩豆禮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籩音邊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
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
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
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李奇曰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
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

朝之儒唯賈生而已。師古曰、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

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

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

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

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

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

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

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前

曰、脫簡遺失之間。編謂舊編爛絕。就更大之前後錯亂也。問音古竟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

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

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林希元曰及魯恭王以下敘經稍完

真德秀曰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尙書逸禮也

林希元曰往者以下敘往時經殘之弊

林希元曰若立辟雍以下實因仍殘弊之非

陸接此以上總應道之難全也如此一句

林希元曰今聖上以下實當時士君子

張邦奇曰觀狀與頌五經列備於九家而曰九家猶愈於野則是欲固不知儒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

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

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

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

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

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

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荷也。荷不誦習

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

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

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

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

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尙書。

道為何如也而可謂之儒乎

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師古曰。傳

林希元曰。若必以下復申實之

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師古曰。傳

異德秀曰。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神完其功蓋不小也

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競之異也。違明詔。失聖

洪邁曰。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饋給每與向異。同故向。舉。舉於國家。欲抑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凶逆。至為之國師。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眾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

又改名秀。以應國讖。竟亦不免為莽所誅。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隆接傳中歷著劉向之忠。而此贊又極美劉氏之學。

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興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

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眾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師古曰。孫況即荀卿也。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

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太傅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師古曰。言其究極根本。深有悉也。

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師古曰。嗚呼。讀曰呼。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

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六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明 吳興 凌 稚隆 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

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項籍滅高祖購窘困也。

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

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

布許之。廼髡鉗布衣褐。

師古曰：衣著之也。褐。毛布之衣也。

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為廣柳車。鄭氏曰：

作大柳衣車。若周禮輿車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絮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

並與其家僮數十

人之魯朱家所賣之。

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

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

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

師古曰：汝陰嬰也。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

隆按季布重諾。欒布田叔輕死。皆古烈士者。流而非徒為任政焉者。故班史不以入俠傳。而合之別為一傳云。又按此傳稍損。史記原文以有名二字為關鍵。惟其有名故周氏匿之。朱家買之。滕公為帝言之。曹丘生欲得書詣之。而高帝贈之以千金。文帝欲任之以為御史大夫。皆從有名得來。班採結之曰：布名所以益聞。正與有

名句首尾相應
又按篇中不及
次布任俠事然
其所相與排難
而揭名者皆翻
翻俠者流而波
及弟季心所長
尊而弟畜者又
皆當時有名俠
士班據總結之
曰心以勇布以
諾聞關中則布
之俠雖不言可
概見也已

趙防曰布老將
也故知用兵之
利害使其亦如
諸將之阿諛順
旨則必騷動天
下因布一言而
止其為利溥哉
史稱布為賢將
其或以此

隆按以噲時亦
在其中句折噲
噲言始屈此史
記所無

劉敞曰見罷者
猶言見逐見棄
耳非引見而罷
也

劉敞曰招權請
依為形就招權
歸己也顧金錢
者謂志在金錢
也顧猶念也

茅坤曰布急聲
名人被曹丘一
言打着

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道也一曰職主掌其事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

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

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

荆平之墓也。師古曰荆卽楚也子胥之父伍奢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致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君何

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

果言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際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布能摧

剛為柔。師古曰多猶重也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

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汚也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

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

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

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誑也音

媮。又音。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師古曰瘳傷也瘳差也瘳音夷瘳音丑噲又

面謾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人又言其

勇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醜酒也師古曰言因酒罷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至留邸一月。師古曰邸諸

在京。見罷。師古曰既引見罷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

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

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

下。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之官辯

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

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事貴人趙談等。李奇曰宦者趙談也與竇長君善。服虔曰景帝具

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

得書請布。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為己紹介也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

固請書遂行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書於布發視也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

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師古曰諺傳也足下何以得

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

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

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

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

師古曰絲爰蓋字言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

師古曰絲爰蓋字言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

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師古曰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當是時季心

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見哉

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見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

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古曰徇行示也音辭後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變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窮困賣庸於

齊為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庸庸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

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為

王世貞曰帝取天下孰非用開獨丁公稱區區二心也蓋帝方滅楚以威天下而丁公首著其宛故陳之既優而為此言以掩也若季布則必欲誅之購之久而朱家始以間投滕公滕帝以走虜走胡之說而後赦耳非實布節也

丘濬曰高帝斬丁公赦季布有公天下之意茅坤曰只為帝

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

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反還也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

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

明矣師古曰若汝也越亨之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殺之於湯也趨讀曰趨趨趨也顧曰願一言

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

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

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

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

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

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鄴

不殺布故并次丁公本末以見之

隆按布傳本史記原文只叙布哭越一事始末

劉會孟曰下詔捕收視者政復欲以此觀人心

得義士耳此高帝術也

楊慎曰變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緊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

感動深切

隆按請就亨與越亨之相顧

隆按班據借布自語一一結應

前案

侯。蘇林曰，郿音輪，清河縣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

賁嗣侯。師古曰，賁音奔。孝武時，坐為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

公。師古曰，姓樂名鉅，公者老人之稱也。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

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

貫高等謀弒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政隨王

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

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

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

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

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

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一入，孟舒不能

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

洪邁曰：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

幾不自薦矣而叔不以為嫌帝

不以為過一言開悟遂復用之

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隆按是乃所以為長者與上長者固殺人乎句

相應

邵實曰：此即所謂經術吏之所處也

宗臣曰：梁王者焉知其無七國之謀也哉苟非委曲以全其名

而乃束縛之以甚其怒則前日之變復見於梁

而雷錯殺身之禍將移于叔矣

叔其善權天下之事者乎

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政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

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

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

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與驅同，言不毆之令戰也。

毆字從支，支音普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

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

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案其狀也。

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

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

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

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為惡而相為

善也。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

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

遊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

壯勇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

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奏事稱

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

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鄧展曰、

勝蹈履之、季奇曰、季拔也、孟康曰、季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季音寤

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儂古數字也、奴儂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

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

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為小節、聲音工代反其畫無俚之至耳。蘇林曰、俚也、言其

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非死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畫、無所聊賴、至於自殺耳、師古曰、音說是也、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

茅坤曰史記所載褚先生別次田叔任安于其下可觀黃震曰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楊慎曰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慎曰班固謂田叔誠知所處子以為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于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概自殺者何異哉烏在為知所處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

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燕靈王建。鄭氏曰、諸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

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母、蓋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

王傳云、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

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曰、諸子仲子戎子、諸子、謂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年立食七十

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此時流移、故使齊言者還孝惠二年

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

隆按班掾先總提五王子前為綱領而後分叙于後此亦一格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隆按燒酒一節
史記載呂后紀
班據移入於此
於齊王事更詳

故曰三家
太后怒。廼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
野葛。以其羽盡酒中。飲之立死。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齊王
反音權。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如其鴆。廼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古曰。
脫免也。

言死於長安。不
得更至齊國也。內史士曰。師古曰。內史王
官。士者其名也。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

有七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
邑。太后必喜。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師古曰。高祖
之九年也。四年高祖崩。師古曰。趙
王之四年。呂太后徵王

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
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怒去。讒之
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

王權慎曰一喜
字與上怒字相
應

隆按趙幽王史
記載呂后紀班
史移入於此良
是

茅坤曰。歐古雅
而哀

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

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疆授

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
音一故反。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

忠臣兮。何故奔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師古曰。言己之理
直。冀天降監之。于嗟不可

悔兮。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早
奔趙國而快
意自殺於田野之中。今乃被幽餓也。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

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

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

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

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

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

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

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曰。上云其
相建德。內史王

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遂侯橫父建德。以
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

王維楨曰。特書
趙相內史以諫
死著其忠也

王維楨曰景帝憐德悍以守正死而封其子列侯購謂帝少恩哉

隆按趙燕二傳班據所補

隆按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露王以下則班據自為續云

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

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

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

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

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

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

又按此傳亦先總次九王于前而後歷詳其與廢始末較史記更明整

隆按以呂祿女妻之伏後知其謀案又按穉入琅邪王伏後給琅邪王案

茅坤曰劉章慷慨節俠有高祖風

劉攽曰兒子畜之不乃父直謂之也乃父直謂王肥爾許應元曰兒子畜之與下文齊王自以兒子年少意同

陳仁子曰朱虛侯一念忠憤不能自已然機亦太露幸祿產之

賢為菑川王印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明年哀王弟章入宿

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

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

邪王是歲趙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

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

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

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中諷喻也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

笑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師古曰此古

曰若亦疏師古曰穉稠也穉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

疏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播輔也穉音冀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斥諸呂也太后

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

馮素憚之爾
牙坤曰章得以
軍法請亦以倚
呂祿女也不然
諸呂側目而太
后以法誅之矣
除按劉氏為張
與劉氏不得職
句相顧

隆按理與其舅
駟鈞為下文
母家駟鈞惡辰
張本
許應元曰廣陵
人召平為陳勝
狗地及秦故東
陵侯召平為蕭
何畫策者各一
人并此凡三召
平矣

隆按以下連用
四字本上文欲
令發兵西一句
來

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師古曰為音于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師古曰西詣京師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古曰召讀曰邵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具以禁衛王令不得發也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王繼慎曰史記
欺字上有見字
更也

隆按齊之給琅
邪徒利其兵耶
則齊固已構怨
于琅邪矣入關
計事安利于齊
而遣之齊之君
臣於是乎失若
矣

也。師古曰言自高帝之時已為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遣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濟南琅邪城陽凡為四也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母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那實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適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驅鈞沛氏量較孰為惡戾長者則非天下之極論也

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著冠。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如淳曰、訪猶方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社稷將危、故舉兵以匡之、不暇待有詔命也。因退

隆按章以誅呂氏之變案。茅坤曰魏勃既首而股戰未必非以是欺嬰也。而卒以見罷亦智矣。隆按復追叙勃一段結勃案。

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戰者懼之甚也。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執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安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師古曰、勃父以善鼓琴。放令去。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神之司者。察視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二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

隆按了齊哀王案

隆按了城陽王章案

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師古曰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自以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

令按張注一本在柴將軍下為是隆按了濟北王與居案

王慎中曰前云四王皆發兵後而此以下歷言三國疑衍隆按路中大夫類紀信而惜也伏其名

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勑。初平原縣也。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二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越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陽侯曹襄。擊破三國兵

王維楨曰二初字相應
隆接了膠東王膠西王濟南王奮川王案
隆接迫却應前因急句

王維楨曰風以此事句約而盡

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二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
殺而膠東膠西濟南奮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
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音無逆亂之心以迫劫有謀非其罪
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三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
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
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而紀氏所生故謂之紀翁主正其後
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
甲師古曰宦者奄人入事漢皇太后張晏曰皇太后武帝之母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
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
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
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
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
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

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

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

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師古曰燕

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師古曰

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致死不足嫁女與之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師古曰

上師古曰浸淫猶言漸染也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

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之租直千金也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

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

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

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

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

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謂

用師古曰不平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

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

介按以一本作大
王維楨曰史記自殺下有絕無後三字不可除
隆接了齊王案

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王後。唯有一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音類二反。武帝為悼惠王

冢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師古曰。園謂周繞也。令

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

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

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子妾號。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

羸伏犬馬交接。師古曰。羸者露形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可知。

使去其子。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

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

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

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

絕。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

又按此贊敘諸侯先後盛衰之

隆接了辨北王案

異而漢封之過詞典諸王之自時激亡亦因以見

又按時諸侯以下班掾所補較史記似也

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

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

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傅相不舉。奏為阿黨。師古曰。皆新制律令之條也。左官解在諸侯王表。附益官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

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明 吳興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

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酷吏傳：趙禹為丞相。亞夫為中書。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

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

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家時為何所護。及為亭長。何又擁助也。高祖以吏繇咸陽。師古曰：徭役也。吏皆送奉錢

三。何獨以五。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他人皆三百。何獨五百。奉音扶。用反。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張

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略也。蘇林曰：辟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沛所屬也。

何為郡事第一。師古曰：課最上。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

召何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入奏事之次。言及高祖起為沛公。於朝廷徵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

劉知幾曰：漢制宗子皆受制京邑。諸侯必從官。天朝雖名班爵。禮異人君。班氏知其若是。故於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李之解。一槩稱傳。無復世家事。誠當然。非矯枉也。隆按此傳本史。謂蕭何世家言而稍益之。劉攽曰：持法者或以已意私怨。陷人謂之害。故曰於文母害。餘說太泛。洪邁曰：秦御史

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末已知其不能久矣非若信之獻策弗用及平之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鄭樵曰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衆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爲守計一日于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興未易舉也

隆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數語班氏補初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胡寅曰自何有養民致賢人之

說而漢王嘉納之於是韓信既亡而遠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國而擇王黥布開說而徒義三老董公遮道而納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興皆何斯言有以啓之也
今按史令上有法字
隆按只此數事而何之相業已足概其大矣論功第一時謂不宜
又按以此刺風任何關中事一句鎖住且應上文何守關中句
茅坤曰以上蕭何和業以下並次何所以處功名之際與高帝所以首寵何處王維楨曰上益信君本屬專屬任何來

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曰走謂趣向之音奏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

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

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

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曰周書者本與何書同類。蓋孔子所刪百篇之外。劉向所奏有七十一篇。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語古語也。音地名號休美。臣瓚曰。流俗語云。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

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

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

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依以行事。卽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應劭曰。上來還。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與關中卒。數補缺。上以此刺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刺讀與專同。又音章阮反。此卽言專。聲之急上者也。漢二年。與

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姓。鮑而爲諸生也。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爲君計。莫若

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

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酈侯。文穎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功臣皆未爵者。何最在前封也。酈屬南陽。解在高紀。

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

王楙曰或謂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何也予謂信皆有之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于不得已也隆按篇中三次大說相應以能用人計也然者何亦危矣哉

又按蕭何此計祖王翦之故智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亦是此意令按史獻上有禽字

陸倕何為買人請苑與客所賣買田宅自汗者背矣帝果大怒而繫之以是益信三人者之善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師古曰。問其居守何所營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師古曰。悉。盡也。盡所有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致同。致。致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資以自汗。上心必安。師古曰。賈。賈。賈音土得反。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師古曰。在道。上。遮天子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橐為獸食。師古曰。橐。禾稈也。言悉人田之不收。其橐稅也。橐音工老反。稈音工早反。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師古曰。史失之也。前問曰。天子也。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侍。謂侍天子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買堅金。

于盡也。許應亨曰。鮑生東陵侯及或人為何謀。皆出于權詐。而王衛尉之所為。高帝陳者。獨正而為賢矣哉。

洪邁曰。高祖一時失言。王衛尉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高祖其孰不擇必以聽乎。

王楙曰。何與帝同。起事膺重任。守關中諸臣功無與比。盛帝恐其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為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汗。以求免。此在其術中。而不知也。隆按。孫叔敖將

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買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曰。令。出外自休息。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曰。僻。隱也。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祿嗣。薨。無子。高后廼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師古曰。鄼。及筑陽皆南陽縣也。今其

死戒其子曰王
封汝必無受利
地後放死王以
美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
遂十世不絕何
之意其即款之
意歟
又按子遺嗣以
下班史所補
茅坤曰子按蕭
何後數絕而續
續而復絕或免
或滅死不甚顯
何耶

隆按此傳悉本
史記曹相國世
家官當作兩段
看敘戰功始末
為一段相齊故
入相始末為一
段

地並屬襄
州筑音逐
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鄼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

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

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曰。共造其功業。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其以武陽

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

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

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為太常

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

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

奴殺人。滅死論。成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緣長喜為鄼侯。蘇林曰。緣音人。

足擊覺之擊。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師古曰。曹參及蕭何

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深也。言其在內。主知深清灑掃之事。蓋親

擊胡陵方與。師古曰。音房。房。音房。房。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也。公名也。音灼曰。案高紀名平也。秦

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

司馬欣軍。陽東。取狐父。祁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音灼曰。祁。音抵。師古曰。狐父。二縣名也。祁。音鉅。夷反。又音十夷反。父。音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師古曰。音

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

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

兵。於是乃封參執帛。鄭氏曰。楚。楚也。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

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曰。音音。音音。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音音。音音。破之。虜秦司馬及御

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五員者。位執珪。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

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孟康曰。戶。鄉之北。從南攻犇。與南陽

茅坤曰。首尾附
蕭何相影
隆按此傳逐段
敘戰功逐段敘
官爵

守齟戰陽城郭東。

應劭曰：今塔陽。

陷陳。取宛虜。齟定南陽郡。

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齟降，封為侯，而

此傳言虜齟，紀傳不同，疑傳誤。

從西攻武關，燒關取之。

師古曰：燒音堯。

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

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

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

郿，武都二

縣也。雍，蘇林曰：右扶風也。雍，蘇林曰：右扶風也。二縣也。秦音哈。

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

文穎曰：壤

也。擊二秦軍，壞東及高櫟，破之。

師古曰：櫟音歷。

復圍章平，平出好時走。因

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

十三日。

孟康曰：縣名也。

二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

秦。

蘇林曰：今華陰。

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

河內，下修武，度圍津。

師古曰：在東郡。

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東取碭，蕭

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

程處反於燕。

服虔曰：皆漢將。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

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

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

師古曰：葉，南陽縣也。音式涉反。

還攻武彊。

師古曰：武

陽武。

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

滎陽。

師古曰：敗謂戰彭城而敗。

漢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

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漱軍。東張。

蘇林曰：東張，屬河東。師古曰：漱，古速字。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

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

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

蘇林曰：鄆，太原縣也。師古曰：鄆音一戶反。

大破之，斬夏說。

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

趙別將戚公於鄆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

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

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漂陰平原，鬲盧。

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著音竹，庶反。漂音它，合反。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

文穎曰：或以為高密。

大破之，斬龍且。虜

亞將周蘭。

師古曰：亞，將次將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

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

師古曰：守相，為相居守者。

韓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詣陳。

陸按：至滎陽下，史記有凡二載三字者，參功成之速，作一小結，恐不可削。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參與韓信俱征伐句。鄆，經邦曰：參與帝同起，豐沛若此，其故也。又與信俱為相國，若彼其尊也。而曰屬曰從，曾无芥蒂，信一旦失五願，參不得志，至差與絳灌等列，然則參之心，不但天下已平，始務寧靜，盡一蹙于戈，倥偬時亦已然矣。

隆按叙參功一段總結上文戰功

隆按此一段治要用黃老術句伏後清淨寧一案齊國安集句伏後垂拱守職案屬其後相句伏後遵何約束

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豨布反。參從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參功。凡下一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

莫囂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如淳曰。囂音救。張晏曰。莫救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救之官。孝惠元

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

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

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

言。張晏曰。黃帝老子之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其治要舍止也。其治要

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一家人也。治行謂循行治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

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

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

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者。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窮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効也。師古曰。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參欲以道化。為本。不欲擾其末也。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

怨何也。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

遵何之約束。師古曰。舉皆也。言凡事皆無變更。擇郡國吏長大。孟康曰。取年長大也。訥於文辭。謹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

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

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澆。謂厚酒也。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

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

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

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也。飲也。坐音才。臥反。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

方孝孺曰。秦之

亡不在乎無制而思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法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續亡也故參受無功之名而不忍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澤陰施於斯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

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迺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師古曰乃汝也高帝新奔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閒自從其所諫參師古曰閒謂空隙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意也參怒而答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師古曰讓責也與窋胡治乎師古曰胡何也言共窋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義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令參為相國三年薨諡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文類曰講或作較師古曰講和也畫一言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猶乘也窋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曹孫襄武帝時為將

效也王世貞曰史記二云蕭何為法賴若畫一漢書則云講若畫一類訓直又訓明講訓和溫公通鑑遠作較楊用修讀之似也却又妄改類作講則又無謂隆按此贊本史記蕭曹二贊而合之者隆按高祖五載而成帝業其所以撫關中安劉氏者蕭之規曹之隨也故兩相同傳隆按史記云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作三句漢書改奉為秦而曰因民之疾奉法作一句順流與之更始作一句為常豈史記奉字疑有所凌襲曰秦自孝公以來至始皇

軍擊匈奴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攽曰八侯字疑衍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易文言云聖人作而万物睹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慶流苗裔盛矣哉

立法創制以錫磨鍛鍊其民極矣何參親見其害而收其民于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而無聊是以一切與之休息以養成漢家元氣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

明 吳興 凌 稚隆輯校

東京 菊池 純校閱

日本 美濃 杉山 令訓點

張陳王周傳第十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讀曰僖。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二百人。弟死不葬。

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良

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音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

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之。音千豫反。字本作覩。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索搜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

陸接長傳稱損史記文大都燒絕機道以上節節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漢云宋祁曰宣疑是管字

張泰復曰子房博浪之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天下厭秦無道

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或矣哉。隆按：下取履，即謂良下取履。侯嬴使公子執轡，王生使張釋之結轆，古人以隱忍成就豪傑。類如此卒之良，因解擊秦軍，張一諫沛公，還軍霸上，強忍二勑，帝捐關以東，張忍三躡足封假王，張忍四天下已定，遂學道辟穀，張忍五隱忍二字一篇開鍵。

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服虔曰：圯音願，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汜水之上也，文穎曰：汜水上橋也。師古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又非汜水也。

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師古曰：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直墮其履圯下。

良愕然欲歐之。

師古曰：愕，驚貌也。歐，擊也。音一口反。為其

老廼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

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而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

五日，蚤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三日。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

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

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聯簡版。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

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不見。旦日

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

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

假王，在陳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廐，官名也。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

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

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為

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

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

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公廼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

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曉關下軍。師古曰：曉，音堯。良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儂豎，故云賈豎。

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

兵。師古曰：皆所以表己軍之多，誇示敵人，幟音式志反。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

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師古曰：欲與漢王和。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

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廼引兵擊

况嘗哉然則所謂殺城黃石者何老人以是隱良以是神固授受之餘意也盧舜治曰圯上老人受書一編即黃石公素書今其書具在隆按項伯從良匿伏後救良案景駒在陳留伏後願封留案

王慎中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良至此已非博浪沙中之伎倆矣

王維楨曰敘鴻門裁作數語不嫌冗簡

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質也。欲令沛公反秦者，素以爲質。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廼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廼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鯁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鯁，音七垢反。鯁，小人也。臣瓚曰：楚漢春秋，鯁，姓。師古曰：服，說是也。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師古曰：卻，音丘略反。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服虔曰：二十兩曰溢。師古曰：秦以溢名金。

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服虔曰：本不盡與。漢中，故請求之。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廼使良還

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謂歸還韓也。且行且燒，所過之處皆燒之也。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廼間行歸漢。漢

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國之縣也。今屬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以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

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

隆按：不遺韓王之國與殺之一直事也。史記作兩處，叙不如班書徑截。又按：項王以良遺書之，故遂不復顧忌。一惑北擊齊而漢王得因之以定三秦。班據移漢王還定三秦，句于前殊不得情事。茅坤曰：楚漢之分，只在此數言。子房誠帝者師，而三代以下罕有此千古俊眼，始識之。

隆接良多病二句承上起下

王禮曰食其欲立六國後高祖非不知不可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爾蓋良始惟為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成爲王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哀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良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其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不可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許應元曰張註非也鄼生說漢王封六國後爲法周武自以得弄之善筭即筭器也留侯即以周武已事明今之不能行故曰借前筭之

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

兵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撓楚權。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其字從木。酈生日。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

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

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

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曰。佩謂授也。與六國使帶也。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

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師古曰。箸音

直庶。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

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散鹿臺之財。臣瓌曰。鹿臺盛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

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

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

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

牛桃林之櫜。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闊三百里。卽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

去湖城三十五里。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

士左親戚。奔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云。無復立者。唯發語

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

七矣。且楚唯母彊。六國復撓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弱而從之。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疆之者。

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

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

中者也。幾近也。哺音捕。幾音鉅。依反。今輒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爲假齊王。漢王怒。良

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

隆接不可四與不可五六總一意而分言之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伐桀紂紂爲二事。而以楚惟母彊云云。爲餘語。漢書改之似勝

隆接刻印銷印相應。劉子翬曰。食其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及追楚

復請王越信何也蓋是時楚兵垂敗借越信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隆按良未嘗有戰鬪功與前未嘗特將志同凌約言曰良從會留而願封留於留且然豈忘情于韓耶

羅大經曰子房早年頗似荆軻晚頗似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晦翁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又凡

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廼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居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師古曰。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師古曰。屬近也。言近始安。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廼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勇力困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

事只到半中央而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隆按定功行封應上爭功不決未得行封句

楊慎曰良云北有胡苑之利史漢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苑作戎非也按漢官儀引侯應之言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固也

隆按性多疾伏後疆起案閉門不出伏後呂澤劫良案茅坤曰道引者

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非漢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師古曰。趣音促。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殺山也。黽。黽池也。音面。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澆灌也。言其土地皆有澆灌之利。故云沃野。南有

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收者也。養禽獸謂之苑。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音晚。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

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閉門不出。歲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

子房於功成後為脫骨法

張時微曰四特既屑食茹芝終其身无他慕登愛此區々金玉者乎既不為高帝出又復為太子出乎且辭漢之後亦既散而之四方矣又何自一旦而集建侯侯乎惠帝既立四人者固佐命元助也何絕不見其名跡乎且蓋知高帝傾蓋四人假偉衣冠善儀狀者稱說姓名以讎秘計耳帝豈不知太子必不可易呂后必不可廢特不忍於戚姬

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日欲易之。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

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媢媢士。師古曰。媢。古侮字。故逃匿山

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應得其來。來以為客。時從入朝。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

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

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廼說

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嗣君。貴已極矣。雖更立功。位無加益矣。無功。則

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廼使太

之愛故亦假四皓以沮戚姬又奚暇問其賈不賈也凡此皆論以濟事而不由於正者也

隆按晦翁云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隆按自將而東暗與鼓行而西句相顧

隆按因叙良行少傅事遂挿入太傅來以起下文

羅大經曰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驚悍

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

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

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為上泣言。師古曰。因。空際之時。

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等也。言故時皆齊等。廼令

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行。言無所畏。上雖

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護。謂監領諸將。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

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

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師古曰。豎。惟思也。廼公自行耳。師古曰。廼。公汝父也。於是上自

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古曰。在。新豐西。今俗謂之郵頭。見

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音匹。妙反。因說上

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傅太子。是時叔孫

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

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

惠帝仁柔為宗社遠慮非溺於戚姬而為是邪謀也老泉謂帝以太尉屬勃及欲斬增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為兒女子泣邪厥後趙王政亡惠帝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懼則劉氏無難矣杜牧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誠哉是言也

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師古曰所以謂之四皓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送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亦汝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鴻音胡督反羽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謂飛而直度也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弋射也其矢為矰矰音增繳音之若反歌數闋師古曰闋盡也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歔音稀又音許氣反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曰何時未為三相師古曰蕭音上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

隆按借良自言明良助漢本旨

不著師古曰著謂書之於史良廼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人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高帝

平帝不信則良不能去唯托於神仙而惑於妄誕帝於是知良之去無能為也而春秋復讎之義大易知幾之神可以兼得之爾至此庶了黃石公孺子可教一案

崩呂后德良廼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在魏豹傳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陳留戶牖者其鄉名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

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

日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麤屑為紇頭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傳內附見王陵班掾既分作兩傳則自言我多陰謀一段不當仍贅於陵尾云

茅坤曰治黃老之術一篇赤誠史記所不及處王慎中曰先下伯逐其婦句暗為平明無盜嫂事

隆按篇中連用常耕田句食糲句以席為門句與四貧字皆根籍首少時家貧一句來又按以上叙平未遇時事而辭詳王維楨曰特下平已前謝兄伯句了伯案此文字周密處

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師古曰。視而悅其奇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廼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借也。

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事。產業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

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廼假貸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

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師古曰。主切。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

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起。王使周市畧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兄伯。往事魏也。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為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

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

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

賜金二十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度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贏而佐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示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

遂至脩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

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師古曰。謹。謹而也。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

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師而還。收

隆按以上叙平去魏去楚之故為後絳灌譏平張本事多而詞略又按先次封金與印為下廼而佐刺船與臣贏身來兩處張本

茅坤曰豪傑士豈肯默默依人

隆按曰美如陳平曰見其美丈夫曰雖美丈夫皆根前長大美色一句來

隆按奇計之士二句是一篇綱領一生功案胡寅曰善乎漢王之用人也無知薦平則受之與平言則說之命為護軍諸君盡離則益厚之及絳灌言其陳行則又召讓之而復寵任之其

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

曰奮說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

必有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

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

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如淳曰孝己高宗之

子有孝行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

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顧念也盜嫂受金又安足

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

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

項王不信任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

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願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

後屈出奇計於漢有大功而無知亦以薦賢受上賞此士所以樂為用也

隆按諸將不取復言與上諸將盡離相顧

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

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迺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

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

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

邑重之師古曰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

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

無廉隅也師古曰頑頓曰鈍者讀曰嗜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然大王資

假人師古曰資謂天性也假古侮字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

骨骸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昧音秣不過數人耳大王能

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曰音居寬反項王為人意

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

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

茅坤曰用間一若本太史公略畧中來

茅坤曰項王所慘者爵邑故平之反問却從左脅上一刀語所謂屠龍手

隆按連下果疑之果大疑之關項王疑之見項王卒雖平計中且應上問其君臣以疑其心句又接天下事大定與上何時定指慶即定兩處相應且以著平之計不爽云

隆接用其計策卒滅楚是小結東

茅坤曰以下委曲離高祖曲盡高祖臂中伎倆纒下雲夢一著

隆按雲夢之計果奇乎哉幸信不反耳脫信果反且禮以兵犒帝於雲夢又焉得召之即來以就后車之載哉吾固於帝之遊雲夢而知信之無反必平之計之未為奇也

隆按平之歸功無知果不背本也耶不過以帝猜忌之故適寓意於不忍背無知因以明其不背漢耳不然雲

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癰瘡也。音千余反。平迺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躡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世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誅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知

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莫風。反。又。如本字。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出郊遠迎謁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

夢偽游且忍於
縛同事之信而
獨不忍背一干
知哉此亦平自
全計也
又按此了無知
前案
王維楨曰史記
注中桓譚新論
叙帝用平奇計
解圍得出甚詳
大都祖張儀令
斬尚說鄭袖故
智或者本此而
臆度之耳
陸按平自初從
一段總結一筭
綱領
又按平出奇計
不止六也嗣後
囚噲致上使上
自誅一帝崩馳
至宮哭甚哀二
伴不治宰相事
日飲酒戲婦女
三呂后欲王諸
呂平偽聘之四
呂后崩平與勃
合謀本誅諸呂
立文帝五既誅
諸呂以右丞相
讓勃不居功六

師古曰、關
氏音焉支、
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
山浦陰縣、上其
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
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
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
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
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
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
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
失過惡於上、高帝怒曰。噲見吾病。廼幾我死也。孟康曰、
幾幸我
死也、幾
音冀、
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師
古
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行計謂
於道中且計也、又呂后女弟呂須夫。有親且貴。帝以
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
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師古曰、反
縛兩手也、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

第六計者佐
高帝定天下而
後六計則事太
后以自全耳總
之了結魏無知
稱奇謀之十一
句案
陸按不叙平丞
相事載之王陵
傳也作未了案
劉須溪謂漢書
析平傳為兩傳
徒便首尾不合
誠然
陸按諫王諸呂
一節足概陵之
忠梗其析為一
傳宜也而審食
其始未與平為
丞相事仍載于
尾則似未妥云
茅坤曰陵本氣
厚而識遲故始
不肯屬漢及入
關後楚漢得失
分矣故穰附之
張邦奇曰徐庶
事劉備其母見
獲于操庶遂去
而之操陵於其
母獨能若是忍
乎故庶者可與

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曰、未至京師、
於道中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須怒。廼
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
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師古曰、就成
也、言畏讒毒
己者、得
其成計、
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廼以為郎中令。曰傅教帝。如淳曰、是
傅相之是
後呂須讒廼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
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
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擊項籍。陵廼以
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享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
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

權者也陵其趙也之類歟
 隆接高祖刑白馬一段本呂后紀補入
 隆按惠帝崩而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真稱制則大臣未服以故愛惶無策而志不在哀也辟彊孺子爾而讓以兩軍授產祿即非高后本指擊不適中其欲乎高后未力阻于高后未聞之先迨至議王諸呂乃始申白馬之盟則平勃且同然一詞陵百口其能奪哉忠有餘而辭不足雖高帝所以稱其少戀也隆接上文因叙平與陵同相遂接下陵事為一傳此因叙平與食其同相又接下食其事附之

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曰、嗟小歎也、音所甲反、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性反、杜字本作啟、音同、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立治處、使止宮中也、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夔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

陵傳云
 茅坤曰太史公點次食其所附呂后呂后所幸食其處如畫又曰予按陳平當時必與審食其兩相結故能預測安劉氏之功而并脫呂夔之讒也

平日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夔於平前曰師古曰、質對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夔之譖師古曰、願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為聽之師古曰、謂且願從之、不乖悟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以為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師古曰、臨朝問也、幾音居豈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師古曰、媿不洽露也、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任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

方孝孺曰周勃挾誅呂氏之權常有德色帝待之益莊夫不背其德色之不恭而引職事以問之文帝豈不知其不能答哉出其不意問其所當知使其不對而自慙慙而不敢怒其驕慢之氣至是索然銷鑠而無餘天下之大權不待發於聲色而盡歸於己此其得御權臣之道者也蘇洵曰固之傳

蘇洵曰固之傳

周勃汗出治書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可以知民俗厚薄一歲錢穀可以知國計盈虛此真宰相任而平乃責之廷尉治粟鳥得為知其任哉異日者魏相奏殺父兄及夫者數何以不責在廷尉奏發倉庫故事詔書數何以不責在治粟誠若平言魏相為不知任耶則何以後世稱相知大體隆按復次陵與食其結前案洪邁曰平自言吾世即廢後卒如其言然良之傳更促於平何哉考秦將欲與沈連和良曰因其解擊之楚漢中分天下良勸

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服惶恐之辭。師古曰：文晉二說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之稱，非駭也。故以自喻。驚音奴。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師古曰：遂，中也。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諡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免後二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師古曰：此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師古曰：掌妻衛子夫之姊。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地理志：屬河南。音丘。權反。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

回軍滅之其事不止殺降已也。隆按勃傳作三段，看首以下歷叙戰功，為人以下歷叙相業，而自畏恐誅至國統則止叙其詔獄一節，大較本史記文惟增入迎代王一段。洪邁曰：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連用為多字，所將卒字及疾嬰傳連用以兵車趣攻戰疾字，濞嬰傳連用所將卒字，身字得字，傅寬傳連用屬字，鄼商傳連用受印字，五傳書法不同如此。濞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親其離與哉。劉奉世曰：殿最多皆功之高下。

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材官引強。慶
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
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黃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戶北。師古曰：黃音奔。戶即戶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曉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

名品也
隆按自初起沛
遠至礪一歲二
月見時近而功
多也小結上文

隆按益已史記
作盜巴二字筆
畫相似未辨孰
是

劉放曰馳道猶
言乘輿耳言勃
將卒在馳道有
功也

隆按歷敘戰功
內即帶敘官爵
又是一格

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

好時最。如淳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

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郿頻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頻陽在櫟陽東北。郿

音媚。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也。攻上邽。東守

嶢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禹反。遇音顛。還守敖倉。追籍。籍已死。因東

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

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

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

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應劭曰：砦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砦音赤坐反。

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二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

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

最鴈門守國。師古曰：國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遼丞相箕肆將軍博

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

盧縮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卽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縮大將抵丞

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縮郡守。陘其名也。師古曰：陘音刑。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

都。渾音胡。昆反。

破縮軍上蘭。後擊縮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

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

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取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

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

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好文學。

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責諸生。說事不以賓主之禮也。趣為我語。其椎

少文如此。服虔曰：謂鈍也。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為椎。推諸師古曰：椎謂樸鈍如椎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

隆按從高帝得
相國至各一人
總結上戰功
盧縮音曰韓文
公書記古今稱
奇絕者觀其散
叙人馬之處法
此傳之敘戰功
也總叙人馬之
數法此傳之敘
戰獲也二文並
所宜法

茅坤曰漢書特詳誅呂一節總以歸功于勃云

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下被。誅滅無遺種。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師古曰。仆。頓也。音赴。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燕吳傳云。張擇。今此作釋。未知孰是。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諭。廼引兵去。

許應元曰周勃誅諸呂立文帝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功等而勃有或人教以遠權位勃亦自危誼歸相印

茅坤曰勃之結薄昭也並從畏呂氏來

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當之。不去。即禍及矣。厭音一。涉反。又音烏。狎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曰。牘。木簡以書辭也。音讀。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師古曰。尚。配也。解在張耳傳。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領絮也。音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

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當非一事也
隆按太后救勃之言與王衛尉救蕭何之言同指

隆按勃傳後附亞夫傳本史記文而稍更益之又按弟亞夫復為侯是綱亞夫為守時至封條侯是目與史記書法不同
王楙曰持國秉注乘呼為柄考史記蔡澤傳有持國秉政之句因疑持國秉下脫一政字乘只合作上聲呼

劉子暉曰細柳在長安西文帝

人所以覆其頭提也提音徒計反
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
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實國璽時尙不反况今更有異

平師古曰縮謂引結其組音烏版反
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師古曰顧猶倒也文帝既

見勃獄辭廼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

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

薨諡曰武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中音竹仲反坐

殺人死國絕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應

曰許負河內溫人老嫗也君後二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師古曰秉音彼命反貴重矣

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如

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負

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師古曰從豎也音子容反居二歲兄絳侯勝之

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廼封為條侯
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志作條字其音同耳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

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
師古曰彀張也音遵天子先驅至不得入
師古

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侯隊矣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

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

欲勞軍亞夫廼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

驅馳於是天子廼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介者不拜天子為動改容式車
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使身撫式以禮敬人式

使人稱謝
師古曰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

廼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

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

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
師古曰剽音匹妙反願

以萬乘臨之軍中豈不預知哉亞夫欲以軍威示文帝如穰直之斬莊賈有意為之也後景帝怒亞夫竟殺之夫行已恭事上敬此大臣之節也亞夫不知避此姑以強直自信不移文帝寬仁故推成其美景帝忌刻故陷於保辱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茅坤曰千年以來軍容如畫太史公得意之文而淡書不增損一字

茅坤曰專以絕糧道困吳楚此一著亞夫大略處
 令按天下英雄所見略同亞夫成算及到淮陽問鄧都尉計全與己符其謀益固也史家見諸二傳蓋有知此意小顏注恐認隆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龍之禍班據補此段甚佳
 王世貞曰亞夫下獄其禍不在持蓋侯封而在不救梁始夫梁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于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諛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譏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亞夫

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盡此計亞夫乃從之今此云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龍院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其倅至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龍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陘。如淳曰陘隅也師古曰音子侯反又音耶亞夫

破吳楚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豈無意耶
 隆按亞夫守便宜不往則以委梁之說先自請上也不然人臣而不奉詔耳
 何孟春曰亞夫軍中夜驚其與吳漢平原夜驚何異哉二子堅臥不起以安衆心即秦兵壓境而謝安圍棋廣臨澶淵而寇準歌謔同一謀也
 方諸無制之兵一旦變生不測倉皇失措者固為善矣不若不驚尤為善
 隆按於是諸將句結上文由此梁孝王句起下文
 方孝孺曰景帝慘刻忍人也欲封其后之兄而亞夫不從其心固有殺亞夫之端矣特未得其

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迺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迺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弟長君之子章武太后母弟廣國及臣即位。迺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當及時已身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迺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者止境之意也音才與反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

名耳及降王而不封其怒宜愈甚特無以屈其說故怒而未發官甲楯之告景帝方幸其有可於死求其所為事雖平有大臣之風景帝罪之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丞相沮信及匈奴王徐盧等五人封極是而惜也景帝不察禍以起矣
令按史起上無曰字
張未曰可以相少主而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苛其形若難制而嫂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子形似而失之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哉周亞夫也遇

降漢。師古曰功臣表云唯徐盧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迺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載。師古曰載大樹音側更反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願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也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載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工官官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汚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

文而顯過景而敗果任哉申屠嘉也遇文而伸過景而屈
何孟春曰吏之語反地下之言是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為解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隆按果餓死句結許負相案又按班史以後封信為侯結尾見景帝所以殺亞夫之故
黃震曰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董份曰黃石近惟故又實以功力見其天授非

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它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信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謂為吾非也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濞蓋滅明字學者多疑於鬼神。師古曰謂無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雖離困阨。良常有力。師古曰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中也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尹周公之任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

誣也 陳瑄曰勃既入 車復問左右袒 迎文帝却欲入 私謂似未得人 臣事君之義安 劉事特幸成爾 而班固以為漢 伊周何耶

意可以佐之。師古曰、憇恐也、舊音下 紺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廼所及。師古曰、廼汝也、言 汝亦不及見也、終皆如言。聖矣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御屆
明治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出版

訓點者

岐阜縣平民

杉山令吉

東京下谷區上野 櫻木町一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大野堯運

東京京橋區龍 山町四番地

發兌所

報告堂

全所

部價金壹圓十五錢

